

潘月林^著

爱情被剥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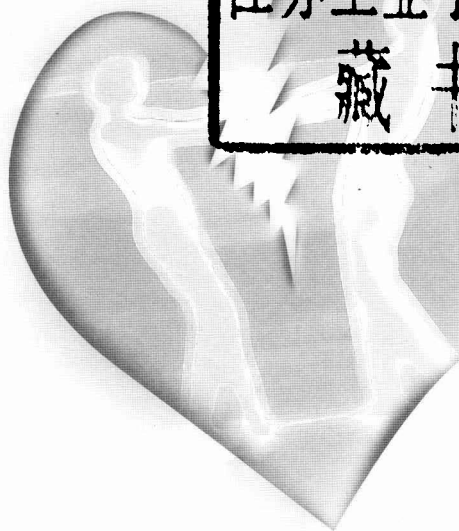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潘月林^著

爱情被剥夺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被剥夺/潘月林 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4.2

ISBN 7-5059-3927-0(当代作家文集/刘达主编)

I. 爱… II. 潘… III. 中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H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7928 号

书 名	爱情被剥夺
作 者	潘月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皮远乡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华信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28 千字
印 张	5.4
插 页	4
版 次	200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927-0/I·3041
定 价	定价:14.80 元(全套定价:160.00 元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- [1] 爱情被剥夺 / 1
- [2] 归宿 / 59
- [3] 他是一个什么人 / 117

爱情被剥夺

—

这个故事发生在襄樊市郊某座工厂的家属区，朝南二栋一楼靠左边共两间的小屋里，传出一个女人的哭泣声，原来有个不是她男人的男人刚刚咽了气。这件事说怪真怪，躺在床上的死者叫柳民，他死过去活过来好几次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一直等到他盼望的心上人来了，他已经不省人事。

有个中年女人坐在他的床边上，她正凑在他的耳旁呼唤着：

“柳哥！柳哥！……你快醒醒呀……柳哥！俺是你妹子罗小妞，你听见了吗？……柳哥！你快看俺一眼呀……”

柳民果然睁开眼，可他什么也看不见了；他又张开嘴，可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没想到他的右手尽会出奇的慢慢地抬起来，叉开五指抖动着。罗小妞一见这情形，又惊又慌地说着：“你……你到底要什么？……”

又有一个中年男子叫郭来富，他挨床头站着，也着急地叫道：

“柳哥！你想要啥东西，就快说话呀！……”

罗小妞身旁站着一个男孩，他显得想看又怕看的样子，两眼盯着床上那个快死的人。罗小妞仔细地想了想，连忙把柳民叉开五指的手掌，贴着她自己的左手背，然后，她又凑近他的耳旁大声说：

“柳哥！是俺罗小妞的手，你听见了吗？……柳哥！你握着俺的手，就放心的走吧。啊！？……”

大概一个快死的人，心里是明白的。不然的话，柳民怎么会一下子握住她的手呢？可惜，只有一瞬间，就听见柳民的喉咙里咕的一声，紧接着，他两眼一闭，握着罗小妞的那只手也松开了，他是真正的咽下了这口气。

“柳哥！……”罗小妞大叫一声，就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。她一半哭他是真的，因他曾经爱过他，后又把他当成长兄那样敬爱他；另一半哭她自己也是真的，因她想到她的凄惨身世——为何跟他联系在一起。她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说来话长，还是由笔者为死者的人生拉开序幕吧：

柳民的老家在昌黎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是一个流浪要饭的孤儿。解放后，他在铁路上当民工时，由于他安分守纪，只知道埋头干活；甚至别人不愿干的活儿，他都抢着干，成绩非常突出。领导上不但把他转入正式铁路职工，而且让他光荣的加入了“社会主义青年团”。像他这样一个能干的青年，怎么到了而立之年，还没有娶妻成家呢？是他貌丑和品行不良吗？都不是。

要论他的长相，好帅。你看他黑亮的头发，平宽的脑门，微洼的两只大眼，他还有一张白里透红的脸颊，一个鼻梁隆起的尖头鼻子下面，露着唇红齿白的嘴巴。他的身子不高不

矮、不胖不瘦,如果他在穿着上打扮一番的话,无论从那方面看他,都够上美男子的。

要论他的工作,是个好样的。自从他当了养路工以来。一年到头早出晚归,干起活来如“老黄牛”似的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,从不叫苦叫累。他天天这样,年年如此。特别是经过他保养的路基,是从不发生质量事故的,因而他年年被段里树为“倒不了的老先进”。

要论他的人品,简直好到净化的地步。他非常爱惜国家的点滴财产,那怕在路上看到一根道钉、一个螺丝帽或一块铁板,他都要捡起来扔到工作袋里。他一贯助人为乐,常在休息日做好事,如帮军烈属家劈柴买煤,给食堂修补蒸笼,替农民割麦子;他还做到拾金不昧,慷慨解囊、扶老携幼等等,是大家一致公认的“活雷锋”。他这也好那也好,偏偏没有那个姑娘愿做他的妻子。读者听到这里,也觉得怪哉!?

事实上,柳民已结过两次婚都吹了。他第一个妻子,是他本单位的一个姑娘,她见他人品好,长相也好,就主动追他……没想到两人在度“蜜月”里,他才发觉自己得了“阳痿”,那位姑娘顺便带他到几家大医院治疗毫无结果,等过完“蜜月”后,两人就客客气气地离了婚。尽管如此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本单位的姑娘再也不敢爱他,也没有人再为他介绍对象。

恰巧这时候,在柳民住的村子里,有个年轻寡妇爱慕他的为人,她亲自找上门来要跟他结合。他对她倒是亮了自己的底儿,可她偏说能帮他恢复其性功能的种种理由;况且他又处在青春精力旺盛之中,怎能经得住对方的一再“引诱”

……谁料想，俩人结婚才三天就离了。那位寡妇生怕毁了自己的名声，就故意跟他大吵大闹一场，弄得他哭笑不得。从此，他的“阳痿”名声在外，想再娶个妻子比登天还难。

这就是埋藏在柳民心灵深处的苦楚，为了消除这方面的精神压力，他更加勤奋的工作，更加热心的做好事，只有这样，他心里才觉得痛快。也许他这种精神感动了上帝，或者他命里指定要那样，就在他三十岁时，他又交上“桃花运”，谁不信的话，他怎么会路上捡到一个妻子呢？这话听起来太玄了，说透了的确不是一件虚构的怪事：

那是一九六一年的一天傍晚，风渐渐地越刮越大，高空乌云密布，眼看一场暴雨快来了。柳民身穿夹克装和劳动布裤子，他肩扛羊镐，挎着工作袋，像往日一样沿着铁道边走着，他忽然发现前面铁道旁有一堆东西，由于天暗风大看不清楚。当他跑到近前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年轻女人倒在地上，他用手掌放到她的嘴前，觉得她还有一丝气。他一心想着救人要紧，管她是个姑娘还是个媳妇，急忙把她背到背上；接着，他顺手捡起她丢的一个小包袱塞到工作袋里，朝着回家的路上跑去。他拼命地跑着，总算抢在暴雨降临前赶到家里。

他把那个半死不活的女人放到床上，连忙去关大门时，暴雨就哗哗的下来了。他虽没有被雨浇着，但他已累得满头大汗，连身上穿的秋衣秋裤都湿透了。就这样，他也顾不上擦一下头上的汗，立刻对那个女人进行抢救。他先沏了一碗糖水放到床边上，然后把她的身子稍微的扶起来；这时见她有点苏醒过来了，只不过嘴巴一动一动的。他左手扶着她，右手舀了一勺子糖水，对准她的嘴巴灌了下去。他一勺一勺的给

她灌了好几口糖水,才使她微微睁开眼来。

“大妹子!醒醒……你快醒醒!……”柳民在她的耳旁大声叫着。

“俺……俺……”她逐渐醒过来了,就是声音弱的说不出话来。柳民把她身子扶直了,又给她喂了几勺子糖水,发觉她能自己咽下去了。就在这时候,她可能看清楚了——扶着他喝糖水的是个青年男子,不然的话,她怎么会一扭上身的同时,还“啊!……”的一声叫起来。柳民瞅着她惊愣的样子,马上笑咪咪地说道:“大妹子,你不用害怕,是我把你救回来的。”

她一听就知道自己遇上了好人,连忙跪在床上,对柳民边磕头边说:

“俺谢谢你……”她的话还没有说完,一个头磕歪了,身子软乎乎地倒在床上,她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“大妹子!你怎么啦?……”柳民说着只得亲手移动她身子,并把床上叠好的一条被子替她盖上。她瞧着眼前这位好心肠的青年男子,就像遇到可以依赖的亲人一样,对他流着泪说:

“俺……俺是饿的……”

“大妹子,你别……别难过,我这就给你做吃的去。”他转过身,划了一根火柴,点亮方桌上的一盏洋油灯。接着,他就到厨房里。

大约过了半小时,柳民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他来到那个女人跟前,依旧笑嘻嘻地说:“大妹子,你快趁热的吃吧。”

她确实饿坏了,那还顾得上客气,接过碗来大口的吃着面条。柳民也端来一大碗面条,坐在方桌旁的一只长凳上埋头吃着。他吃了半碗面条,才抬头朝那个女人看了一眼,发现她手里端着一只空碗正瞅着他笑呢。他不好意思地走过去,对她红着脸说:

“大妹子,我怕你的胃存坏了,要是你还觉得饿……”

“俺不是个糊涂人,明白你这位大哥的好心。”她很直率地说,“你一碗面条救了俺的命,俺今生今世也很难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柳民听了她的褒奖,心里美的不知说啥好,只会咧开嘴憨厚地笑着,脸憋得更红了。他为掩饰自己的心情,又回到他的座位上,继续把他剩下的半碗面条吃光。他还是一句话不说,就把他俩的碗筷掇拾到厨房里。不一会儿,他端来一盆热水放到方桌上,亲自拧干毛巾递给那个女人擦脸;不料她擦着擦着,就用毛巾捂着脸哭了。站在她身旁的柳民慌了神儿,马上就问:

“大妹子,你……你怎么哭了? ……”

“你真是个好人……”说着,她还是止不住地擦泪。

柳民等她擦完脸和脖子,就接过她手中的毛巾;他又给她重新换来一木盆热水放到床边的地上,就转身回到桌旁的长凳上坐下。他被他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,直到她坐在床边时还在掉泪;尤其令她感动的——是他老老实实在那儿一声不吭,连看也不看她一眼,使她再也忍不住地流着泪笑出声来。柳民被她笑懵了,急忙瞅着她问:

“大妹子,你又笑什么呀? ……”

“俺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大好人……”

“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必老放在心上。”

“俺认识你半天了，”她双手拉了拉裤子，就把一双脚伸到木盆里，边洗脚边跟他聊着，“还不知你这位大哥姓啥叫啥哩。”

“我叫柳民。你呢？”

“俺叫罗小妞——你家里还有其它人吗？”

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
“那……俺今天晚上……”

“你只管放心好了，我到别处去睡。”

“不，不行！俺害怕……再说，外面风大雨大，俺怎忍心叫恩人走呢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柳民用手摸着后脑瓜想了想，立刻答道，“好吧。我在厨房里睡，你要有事的话，就叫我一声。”

“嗯……”罗小妞点了一下头，用力拧了拧毛巾把脚擦干。柳民见她要下床时，连忙抢上几步，亲切地叫道。

“大妹子，你体力没有恢复，还是让我端吧。”说着，他端起木盆走进厨房里。

二

第二天，当阳光从窗户里爬进来时，罗小妞才一觉醒来。她起床漱洗完了，就觉得肚子有些饿。她来到厨房里，用手摸了摸锅盖温乎乎的，就知道锅里的饭还没有凉。她揭开锅盖一看：锅里的米饭上面炖着一小碗青菜，有一只小盘子里盛

着三个荷包蛋。不知什么缘故，她顿时闻到一阵饭菜香的同时，心里马上激起一股暖流通过全身，并冲动着她那人生经历中聚集的复杂感情；是喜是悲她说不上来，总想大哭一场，泪珠在她眼眶里转了半天还是滚落下来。她用手拭干泪水，从碗橱里拿来一只大碗盛满了饭，就站在锅台旁吃了起来。

罗小姐把碗筷洗涮完了，大致用眼光向小厨房四周一扫，见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，就知道柳民是一个心细的人。她瞅着瞅着，发现在偏门旁的墙角里，有一堆稻草上面放着叠好的一条被子，才明白昨天晚上恩人是睡在这里过夜的，叫她心里实在激动得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，干脆扑到那条被子上哭了。她哭了一会儿，心里觉得痛快多了。她侧着身子躺在被子上，右手掌托着腮帮子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她庆幸自己遇到人世间少见的好人，难道“俺跟他有缘分吗？……”她想到这里，感觉脸上发起烧来。她本来打算今天向恩人告别的，可现在她改变了主见：一来叫她再去流浪生活，何时才能熬到出头之日呢？二来她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，早晚总要嫁个男人的。如果他……“唉，还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叫俺留下来……”她简直有点想入非非了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罗小姐把拆洗过的被子重新缝上后，又到厨房里忙着做饭。眼看着天暗下来了，她才心焦地来到大门口张望。她见路上没有柳民的人影，只好进屋关上大门。她一直等到掌灯好半天了，才听见有人敲门。她开门一瞅是柳民回来了，马上亲热地叫道：

“柳哥，你这么晚才回来呀！”说着，她连忙把他扛着的羊镐接过来放到墙角里。

柳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,似乎真的遇到了亲人一样。他一面把工作袋也放到墙角里,一面对罗小姐笑着说:

“有几处路基被雨水冲垮了,如不及时修好的话,一旦路基塌了会造成火车脱轨的危险,那将给国家财产和旅客生命带来多大的损失啊!”

罗小姐对他忘我的劳动精神感到钦佩,认为他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她所爱的人。正因为如此,她对他越发心疼地问:

“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吗?”

“基本上是这样,除非有特殊情况。”

“你中午不吃饭?”

“不吃怎么干活——春夏秋是我自己带饭,冬天在小站上买点吃的就行。”柳民说话那种斯文样子,就像个大姑娘一样。罗小姐见之忍住了笑声,叫道:

“柳哥,你先坐下来歇息,俺给你端饭去。”“罗……罗妹子,还是我自己来吧。”他说着,也跟着罗小姐进了厨房。他俩一起把饭菜端到方桌上,就面对面的坐下来吃着。罗小姐瞅他只顾低头吃饭,不言语也不看她一眼,她不得不主动地笑道:

“柳哥,你怎么不说话呀?”

柳民被她一问,更是腼腆的不知说啥好,瞧着她只冒了句:

“你……你真的没病?”

“俺是被饿昏的。”

“听你的口音像山东……”

“不,俺是河南商丘人。”

“我给足你路费,你就坐火车回家吧。”

“俺老家没有亲人了。”

“怎么?你……”

“俺从小爹就死了,是俺娘把俺拉扯大的。去年村子里闹饥荒,俺娘就领着俺外出要饭;今年三月里,俺娘连病带饿的死在路上了。”

“唉,没想到我们俩都是苦命人……”柳民说到这里,就把他自己的身世,简要的讲给罗小姐听,俩人的心贴得更近了。

罗小姐一面吃,一面往柳民的脸上看,估计他有二十五岁左右(实际上是三十岁),的确是个很英俊的美男子,她心里越来越喜欢他了。不过她毕竟是个大姑娘,在偷看一个比她还老实巴几的小伙子,她脸上那有不红的道理。可她想到自己落难到这种地步,如果她不主动向他提出来的话,眼看要错过这次机会的。她想到这儿,马上鼓足了勇气,叫道:

“柳哥,你要是不嫌俺长得丑,俺就给你当老婆吧。”

“不、不……不行……我、我有病”柳民刚把碗放下,突然听到对方向他求婚的话,使他的思想一下子紧张起来,摇着头不知所措地答道。罗小姐见他尴尬的样子,觉得又好气又好笑,她对他不满意地说:

“俺瞧你一大碗饭都吃光了,怎么会有病呢?一定是嫌俺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“那你为啥?”

“我……我的……唉,没法跟你说。真叫我……这样吧,

你给我当亲妹子，行吗？

“嗯……”罗小姐想了想，就勉强地应了一声。因她考虑过这样一个现实问题，只要她能在柳民家住下来，也算她达到初步目的了。

晚饭后，他俩又亲热的聊了一阵子，罗小姐发觉柳民的为人老实透顶，倘若她不跟他说话，他是不会先开口的。已到睡觉时，她不忍心再让他在厨房里过夜，就抢先把他的被子抱在怀里。他跟她夺了几次被子没夺过来，因他怕自己的手碰到她的身子。

“你是个姑娘，我怎能……”他显得无奈的样子，只好求她，“好妹子，你还是饶了我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同你……”尽管他好话说绝，还是不顶用，眼看她把被子铺到床上，急得他在她身后连声说：“这、这不行……不行嘛！……”

“俺们俩既然是兄妹相称，睡在一张床上怕啥呀？！”罗小姐转过身来笑着说，“俺头朝东在里面，你头朝西在外面，还是各睡各的嘛。”“那就……好吧。”柳民拗不过她，就这样违心的表态了。

罗小姐刚要解上衣扣子，她见柳民自觉地转过身去，就咧嘴一笑。她把衣裤搭在床头上，笑道：

“柳哥，俺已躺下了。”

柳民答应一声，伸手把方桌上的洋油灯拧灭了……连着两个晚上，他都是这样规规矩矩地睡觉的。因他心里很坦然，想到反正是凑合着睡几天，等他把木板买回来，将这小屋子从中隔开问题就解决了。可罗小姐很不平静，因她已经深深地爱着他，心里还一直在埋怨他：柳哥啊柳哥，天下没一个像

你这样的老实人,那有放到嘴边的肉不吃的。她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想来想去,如果能如此这般的激他一激,也许……她的主意已定,心里就踏实多了。

到了第三个晚上,他俩像往日一样,彼此总要亲热地聊聊。罗小姐坐在床边上,瞅着对面的柳民,笑道:

“柳哥,你真的看不出俺的心事?……”

“你的心事,我怎么知道呢?”

“这几天,俺想了想,你还是娶俺做老婆吧。”

“我的罗妹子,不是我当哥的不懂人情,因为我的身体有病……”

“俺不管你有病没病的,反正俺是嫁你嫁定了。”

“这……这可不行!”

“柳哥!”她含泪叫道,“你再不答应俺的话,俺就……”

“你想干啥?”

“俺就死给你看……”罗小姐说着,她猛地站起来,低着头朝墙上撞去。柳民眼快脚快,一下子窜过来抱住她的身子,惊慌地说:

“罗妹、妹子……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“你快松开俺,”她在柳民的怀里挣扎着,哭喊着,“让俺去死吧……”

“我、我……我依你……”柳民惶恐得不知所措,只好违心地答应了。

罗小姐听到这句话,好像吃了镇静剂一样,马上停止哭闹。她明知目的已达到,还故意撒娇地问:

“你不哄俺?”

柳民点了点头。罗小姐这才破涕为笑，连忙把自己的身子靠向对方的胸前，俩人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。

自从柳民得了“阳痿”，他在爱的方面没有过高的欲望，能得到罗小姐给于他的“兄妹”之情，他就感到满足了。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他心里仍然很清楚，有关他俩的爱情如昙花一现——很快就会失去她而不存在的。不过，当他想到她是个多么好的妹子，叹息自己永远得不到这方面的幸福时，一股辛酸涌上他的心头……过了许久，他俩还在默默地拥抱着，谁也不想松手。这对一个初恋的少女罗小姐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美事，她哪里知道柳民在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反而误认为对方这个老实人，也会爱她爱得那样深。她的一颗心在嘣嘣地跳动着，浑身感到热酥酥的，爱情促使她大胆的他身旁悄悄地说：

“柳哥，你真想俺的话，俺们俩今晚就结婚吧。”

“不、不……不可这样！……”柳民好像从梦中被惊醒似的，他急忙松开罗小姐的身子，向后退了两步，对她直摇着手说。罗小姐瞅着他愣然的样子，不解地问：

“你又怎么啦？”

柳民对自己的情态失常，也觉得不好意思。可是，这能怪他吗？由于他生理上的病因，两次结婚给他带来的痛苦，已经在他的心灵上造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创伤。他稳了稳神儿，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容，瞅着她解释：

“我们俩要去民政科登记，领了结婚证才行。”

“俺听你的。”罗小姐也宽慰的一笑，马上问道“明天就去登记，好吗？”